

X教授挾著黑色皮包走進教室；立刻，教室裡一片吵雜。「教授好！」「教授好英俊！好瀟灑喔！」「教授今天的氣色很好。」「教授『安羌』」……這裡一聲好，那裡一聲好，直把X教授樂得合不攏嘴來。X教授高舉雙手，仿著邱吉爾做「V」字形，不停地向學生們揮舞答謝，嘴裡連聲說：「你們好！你們好！然後走到講桌前，摘下頭上那頂灰色呢帽，露出金光閃閃的禿頭來；接著又拉一拉身上嶄新的中山裝，樣子顯得神采奕奕。

「教授的帽子好漂亮啊！」A生首先出聲，接著學生們也紛紛發言：「多少錢買的？」「是不是在中華路買的？」……「教授，你戴上那頂帽子，看起來好好青年，『汗衫』」C生嘻皮笑臉地說：「教授，我拜托您買一頂好嗎？」於是，一陣哄堂大笑。「喂！靜一靜，你們給我靜下來」X教授拍拍講桌，拉長著臉說：「聽我說，聽我的。喂！不要講話囉！要講等一下才講。」「你們現在是上我的課，就應該聽我的，不要扯到帽子上去。告訴你們，我這一門是頂重要的，萬萬馬虎不得。喂！不要講話，聽我的，我教這一門已有十多年了，從來沒有一個學生說我教的不好；因為我講授這一門，一向是用四書五經和古時候老百姓所講的話來解釋，所以，你們要『千萬記住』『絕對相信』我所講的。對了，你們一定要記筆記，我考試向來是只考筆記的，「告訴你們，我這一門不是容易『派司』的，不過，如果你們用心去聽，大概及格是沒有問題，而且你們會發現我這一門是『頂好玩的』，的確是『好好玩的』。……」

X教授授課了。聲音抑揚頓挫，口沫橫飛；一會兒捶胸拍腹，一會兒揮拳伸腿，狀至滑稽。於是，聯想力豐富的學生又有話題了。還是A生最先開腔：「教授會不會打太極拳？」「會啦！教授一定會的」「教授不但很會打太極拳，就是少林拳崑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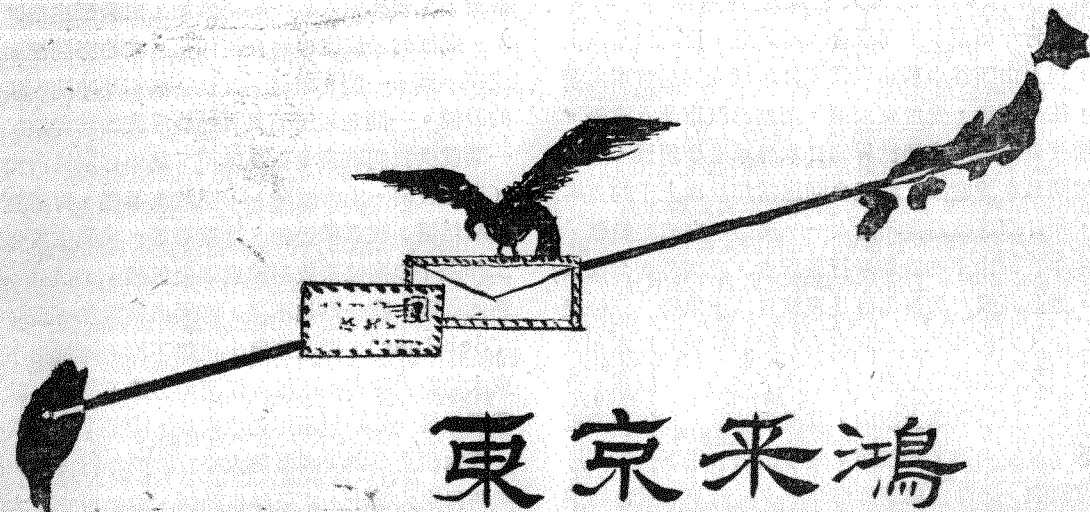
派的劍法，也會上一兩手呢。」X教授被逗樂了，摸摸光禿禿的腦袋笑嘻嘻地說：「太極拳，我不太會。」「哪裡！哪裡！教授太客氣了，教授身體那麼棒，太極拳一定也打得很好。」學生們大瀟迷湯。「就是嗎！教授您打得很好嘛嗎！」C生又再拍馬屁了：「教授你就耍上兩拳，給他們欣賞欣賞，看他們多可憐的。」「對了，人家向您拜托那麼久了，教授，您就表演一下讓我們見識見識。」學生們紛紛響應，於是熱烈的掌聲中夾雜著幾聲『拜托』

頓時，教室宛如早晨的菜市場。「聽我的，你們聽我的。我真的不大會。不過，每天早晨我都很早就起來打太極拳這倒是真的。因為，我認為打太極拳對身體的健康是很有幫助的，我的身體能這麼棒完全是因為天天……」「因為天天吃牛骨髓。」A生從中插嘴。「天天吃人參湯」「吃當歸鴨」「服保力達」……學生在旁幫腔。「不是啦！你們統統說錯了」C生耍了一個絕招：「教授是天天吃海狗丸。」話聲剛落，高昂的笑聲，立刻響徹校園。X教授笑罵道：「你們真是……真是好好玩的。」

離下課只有十分鐘，X教授與學生們的對話也正趨於白熱化，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報告』聲，把大家都嚇住了。一位遲到四十分鐘的學生正站在門口，向X教授行一個標準的徒手禮。X教授微微一笑，讓他進來，引起學生們哈哈大笑起來。「這有什麼好笑的？」X教授皺起眉頭說：「這位學生是對的，進教室喊『報告』這是當學生最基本的禮貌。剛才他喊『報告』的聲音宏量，敬禮的姿勢又美，精神又飽滿。」「咳？奇怪！我真不懂？我說他精神飽滿又有什麼好笑的地方？」X教授搖搖禿頭，唉聲歎氣的說：「哎呀！你們太不像話了，動不動就亂喊亂叫，唉！都大學生了，連喊『報告』這種最基本的禮貌也不懂，覺得它可笑。唉！可悲！可悲！現在的青年真可悲！」

鈴聲響了，「教授下課了！」「教授，下課嗎！人家上體育的都下課了，我們為什麼還不下課呢？」C生在撒嬌：「教授，下課嗎！再不下課，我們不跟你相好囉。」「慢點！我把這一節講完。」於是，在一連串「聽我的」「告訴你們」「千萬記住」「絕對相信」「好好玩的」……的口頭禪下，X教授結束了他的講課，戴上呢帽，夾起黑色皮包，在學生們的哄笑聲中，飄飄然走出教室。

誠如X教授所說的，學生們終於發現他所授的課是「好好玩的」。而學生們更發現到：X教授對他們來說是「頂好玩的」，這一點是他們「絕對相信」而且「千萬記住」。



## 東京來鴻

編者按：

本欄我們所刊出的二篇長函，係本院前生物學和比較解剖學講師呂徹雄先生的東京來鴻。呂徹雄先生畢業於臺灣大學生物學系，並任該校助教多年，在本院任講師期間與同學打成一片，甚得人緣。去年暮春的三月，一架銀色的班機，帶走了我們所敬愛的講師及無數的祝福。呂先生現在日本東京大學理學部、生物學教室、遺傳學研究室，專心致力於「染色體之放射線處理」之研究。其間曾兩度來函，對東瀛三島之旖旎風光等均有詳細敘述。在其生花妙筆下，道出了獨特的見解。且讓我們一同欣賞。

### 悵然離國土·搭機赴日本

在風和日暖的三月底，懷著悵惘的心情，別離國土，乘日航班機赴日，全程只化三個鐘頭就抵達東京機場。日本海關辦事效率很高，入境手續僅二分鐘就完畢，行李檢查只是口頭問一下，立即通過，給人一種好感，這也是我們應該效法的地方。從機場乘計程車進城，走的是快速公路（為世運新建），路高掛在半空中，下面是街道，只見到沿街兩側的柱子，全插滿粉紅色的塑膠櫻花，據說是為祝賀今年剛考入大學及高中的新生入學。單軌高空電車速度很快，時時與我們的車子並排而行。經過世運大會場，果然建築雄偉，只是曲終人散，於人倍增淒涼之感。

### 首日遊新宿·娛樂有特色 次日遊上野·賞不着櫻花

當晚和友人共遊新宿，這是一大熱鬧的娛樂區

，喫茶店、麻將館、吃角子老虎店，構成了這一區的特色，也是東京的三大名產。夜總會的霓虹燈和川流不息的汽車燈，使來自臺灣的我一時變成劉姪姪進了大觀園，只見到處是燈，十幾層的百貨店，貨色齊全，應有盡有，其佈置裝璜的漂亮，服務的親切與週到，令顧客感到非常舒適。可惜價格昂貴得不能買，也不敢買，更捨不得買。次日到上野公園遊玩，滿懷希望去賞櫻花，結果滿園儘是枯枝，失望極了。誰知出了大門，看見一大堆人擠着進入一間大百貨店，一時好奇心的驅使，也跟着擠入，跟着乘電梯上了七樓，原來是百貨店大賤賣，所有的東西一律九十五元（約合臺幣十二元），我也隨着人潮，亂拿一堆，到了出口處，用計算機一算，只一一四〇元，但包起來却是一大堆，裡面是內衣褲、肥皂、拖鞋，真是洋洋大觀。

## 青年節初聽國歌·恍若置身國內 東京灣景色極美·疑是桃源世外

青年節留學生同學會舉辦郊遊，目的地是鋸山，早上由四谷中華小學乘東日本觀光的遊覽車出發，往橫濱走，先遊東京灣，把整部汽車開入渡船，橫渡東京灣。名聞世界的日本海軍港橫須賀，靜靜地隱藏在灣底裡，誰又會回想當年巨艦上千的良港，今日却讓她的當年敵人——美國，來泊淀船塢。中午在鋸山下的旅館舉行慶祝會，在國外聽到國歌，真是高興。餘興節目是表演日本土風舞，三位老小姐（大約都是五十歲左右）穿着鮮艷的日本和服，很天真地跳着她們幾世紀傳下來的舞。飯罷，分批乘高空吊索車上鋸山，其緊張刺激，有如美國電影「高空肉搏」的鏡頭。到了山頂，往下一看，片片歸帆，盪漾在碧藍的海洋，夕陽西下，景色極美，然不知何由，從內心深處湧起一股 home sick。往後一看，日本的小鄉村一簇簇的隱藏在蒼綠色的樹林裡。日本的屋頂漆成紅、綠、藍三種顏色，所以從高處看下來，其綺麗的程度真難以描述，大概就是古詩中的世外桃源吧！

## 研究室陰盛陽衰·教授陣容強 地下室陰陽調和·學術水準高

四月五日到校註冊，本來我應該是生物系的學生，但四月一日東大（大學院）改組，把生物系分成三個系，即理學系、農學系、醫學系（包括藥科），現在我是東京大學大學院（即研究院）理學系遺傳學研究室的研究員。我們的研究室有一位教授，一位助教，學生連我是四位，其中，一位女生是博士二年級，二位男生是碩士生，我是外國人研究生；有四位小姐是研究助理，二位小姐是女子大學四年級學生，借東大實驗室修畢業論文，還有一位男士已得博士，但留校做研究工作（沒有名義），所以全研究室是六男八女（漏了一位教授的女秘書），十足陰盛陽衰。我被分配在地下室第十七號房，這房一共有四人，構成分子是二男二女，男士是服部君，他是畢業後留下來做研究的。瀧澤小姐是研究助理，她是去年剛畢業，年紀雖小，經驗却豐富，我有不懂的地方，全靠她指導，可以說是我的小老師。她真是全能，從顯微照相術到放射線同位素處理，全是拿手。另一位井元小姐是女子大學四年級生，來借做實驗，她天真活潑，每天幫我改正日文的錯誤。我因語言不通順，時鬧笑話，惹得兩位小姐笑的花枝招展，滿室生春，減少了我不少的 home sick。其餘的男士和小姐，我很少和他（她）們往來，只是茶會時碰面（東京大學的傳統是

時常有茶會，大約下午四點左右，每人每月，須繳茶資，全研究室人員，均須參加，由教授主持閒談）。這裡的設備完善而且現代化。我的房間裡面隔成三小間，一間是暗房，有全套攝影及沖洗、放大的設備。一間是殺菌而又可控制溫度的培養室，另一間就供我們讀書兼做實驗用，其中有空氣清潔器（自動殺菌，定時關閉），空氣流通機、對講機、瓦斯烤爐、暖氣輸送管、冰箱等等。我們主要做的工作是「以同位素放射線處理染色體」，這是一門新的學問，我一點也不懂，昨天出席參加專題討論（Seminar），從頭到尾，全部不懂，慚愧極了。東大的教授陣容，較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遜色，就以我們的這一位助教石川先生來說，他是東大畢業生，東大碩士，到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四年得博士，回國再得東大博士，才只够做助教，由此可知東大的嚴格學術水準。因此我不只不敢說當過講師，連做過助教也不敢說，只說做過研究助理，慚愧透了。

## 盡吃便宜東西·真個經濟 願聞國內消息·無限感激

東京氣候仍很冷，每日徘徊在攝氏九度左右。這裡的物價奇昂，米一斤大約合臺幣十二元，豬肉大約五十元一斤。日用品一般比臺灣便宜。日本料理很難吃，我和一位臺大的同學合住，自己動手作飯，雖並不較經濟，但營養好，又合口味。日本人不吃肝、舌，所以我們盡吃豬肝（一斤約臺幣三十元）豬舌（一斤約臺幣十二元），這算是這裡最便宜的東西了，可口可樂一瓶約四元，所以我們不敢喝，口渴時就吃蘋果，一個中型蘋果約值臺幣一元五角。臺灣來的同學一到這裡都成了經濟專家，專吃便宜東西，買便宜貨，書寫到這裡，實在太冷，手都不聽指揮，其餘下次再告訴你們，祝大家成績進步，也盼諸位能來借報導國內情形，如有校刊出版物，也希望能按期寄來，謝謝大家。

## 談日本小姐·審美觀點有別 論摩登時髦·臺北東京無異

醫苑及來信均收到，謝謝。來函詢問關於日本小姐之事，這是一件很難下筆的論題，不同角度的觀察而有很大差別的見解。首先國內的小姐們有一種觀念（尤其本省女士們）總認為日本小姐是頂摩登的，服飾和髮型足可做為她們的仿本，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在號稱世界最大城市的東京，在電車或街上見到的小姐和臺北的比起來，顯不出有何差異，前些日有位老太太在赴美途中，遊遊東京三天，她的感想是臺北的小姐們似乎比東京妞兒來的更活潑、洋化。這句話十足說明了今日的日本小姐。她

們的服飾大都穿整套洋裝，這一點和國內不大相同，顏色很柔和而不鮮艷，臉上化粧很薄，一個個看來都是那麼平平凡凡，讓我們這些異鄉客感受不到特別的 attractive force，所以留學生和日本小姐約會的 case 並不多見。

## 時移境遷·英雌抗衡英雄 雌威大發·空負溫柔美名

戰後的日本女性稍稍從男人鐵腕下掙脫出來，她們表現出的是一股獨立與男人爭相抗衡的精神。在東大緊張的哨書氣氛感染下，小姐們晚上也都幹到八點才回家，這叫做 energy 的發揮，在她們這種勇猛雌威下，往日的溫柔美名是否仍能保持，就不得而知。前幾日是東京大學五月祭（校慶），晚上有盛大舞會，小姐們大都是單刀赴會，自己買票進場，所以在日本，帶舞伴是多餘的而且不討好。

## 櫻花姑娘易唱葬花詞 欲保青春則請多吃油

寒帶女性的皮膚應該是潤滑白柔，日姐的白了，但這種美肌就像燦爛的櫻花，當你發現她正是含苞待放，一轉眼就枯黃凋落。一個天真活潑，兩頰紅似蘋果的十八姑娘是一朵花，牲畜一輪（十二年）三十女士就是黃臉婆。說也奇怪，為什麼上天既賜給她們美肌，而又要那麼吝嗇，一過三十她們就衰老，肌肉失去水份而乾下去，臉上的皺紋恰像東京地下電車的鐵路，左右橫生，東西連貫。早凋的花朵，不須等待秋到，就得獨唱葬花詞了。櫻花姑娘啊！妳既感傷年華的易逝，為何不多吃一點油呢？（中國學生私下討論結果，認定日本人不吃油，所以皮膚乾皺得快，這在生理學上，似乎沒有根據，諸位學醫學生，替我解決一下）。談到油，想到日本人的吃，那簡直是比我們五千年前的祖先都不及，她們不會炒菜，連炸菜都只生吃、色、香、味均缺，我常笑她們沒有舌頭（缺乏味覺）。

## 舶來品未必佳·媚外心要不得

凡人都有一通性，認為舶來品都是好的，日本人也不例外。我到淺草商店街去玩，商人大喊這是英貨、法貨、美貨，保證外貨，否則退錢。近來日本電視，也大肆廣告要用國貨運動。日人不用日貨，反顧國內，你一進百貨店、服裝店、店員一定保證這是日貨，西藥房的老板娘更是絕口不離日本製，其實還不是抓住國人媚外的心理，貨品還是國貨。我到日本後，發現日本貨的價錢，比臺灣的日本貨貴得多，由此可反證臺灣的日貨並不一定是真日貨，絕沒有人會從日本買來貴貨，而回國賤賣的，

諸位說對不？學生日常生活化費最大的是買書，原版書買不起，幸好，時有「海賊」來推銷「海賊版」書（日本人對翻版書的稱呼），但警察抓得很緊，所以海賊也抬高書價，這可就將學生整慘了。

## 看日人罷工運動·皆緣於政治太自由 忍肚皮若能罷工·也抗議物價之飛漲

日本戰後從軍國主義下一躍而成世界頂自由的國家，但因為太過自由，時常會弄得社會秩序大混亂。上月末，日本私營鐵路大罷工，弄得全日本交通阻塞（工人要求加薪七千元，資方僅同意三千，未能獲協議）。新聞標題說「三千元，剝奪三千萬人的腳」，說的一點也不錯，是日我們上學可麻煩透了。接着電信局，洗澡堂也罷工了。耳朵不停的聽到スト（Strike），因每逢罷工就能加薪，加價，所以物價也一日比一日高漲，生活費之高也迎頭趕上紐約、巴黎，這點大概也可列為他們自傲的一點吧。一般市民和主婦怨口連天，要求政府壓平物價，却有人唱出反調，說物價高正可促進消費，使農民及生產者收入增加，能繁榮社會。我們外行人不清楚這套經濟繁榮論，如果我的肚皮也能スト的話，我也真想スト以抗議物價之飛漲。

工人的スト風潮稍平，現又掀起一陣罷免運動一要罷免東京都議會全體議員及知事（市長），如火如荼的簽名運動已展開。東大校內也有一組織，大呼學生們簽名，上星期校方出了佈告，嚴格禁止在校內從事 recalled 運動，但昨日學生也出了一個像臺中東海戲院的銀幕般的大幅宣言，駁斥學校干涉自治，聲稱奮戰到底，結果得看下半回分解，不過學生的來勢也不可忽視。

在日本只有教員和醫生才有被稱為「先生」的資格，日本學生對教授的那種必恭必敬的服從，真令人感佩。反看向以尊師重道出名的中國大學生們對教授的近乎侮辱的輕視怎不自感慚愧。師生之間可說「你一旦成為他的學生，你就好比是他的兒子」。所以學生時常的替老師打雜。我剛來時，教授叫我擦溫箱，總覺得有點那個，但看看別的已獲博士的人，也是聽教授的話照做，現在我也慣於做打雜之小工。三月出國時，臺灣杜鵑花盛開，幾近凋落，二個月後的今日，東大校園內，杜鵑迎風怒放。一年兩度杜鵑心中別有感動，不知何由，竟勾起一股悵惘之愁絲，仰頭上視，一隻飛鳥般的噴射機拖着細長的煙帶，逐漸消失在南方的天際，願它能代著我的祝福給諸位同學。

★ ★ ★